

# 漩渦

冯积岐 著

站在汉江岸上，看着那个「漩涡」，那个被汉阴人称作「死人口」的漩涡，如果我们能有所「悟」，就算我的这部书没有白写。漩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看不见漩涡，即使看见了，也像飞蛾扑火似地自己投进去，在这个时代，精神上的盲人还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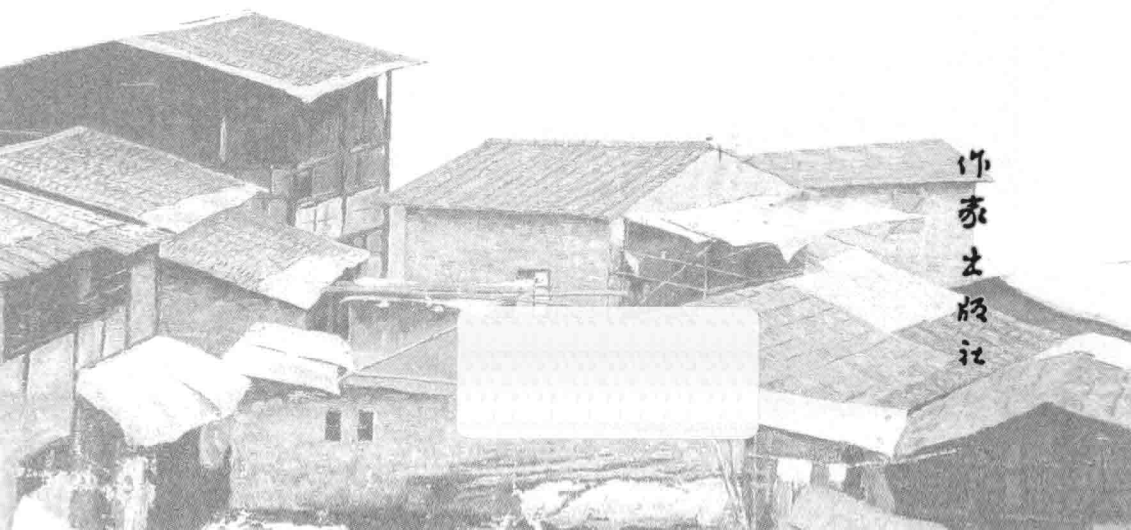
东岳出版社



涎

冯积岐 著

滴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漩涡 / 冯积岐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063-7410-1

I. ①漩…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2214号

## 漩 涡

---

作 者: 冯积岐

责任编辑: 袁艺方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00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10-1

定 价: 35.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上 卷





## 第一章

吴尚国的第二次获救是在汉阴县的漩涡街。吴尚国苏醒后才知道，救他的是一个叫作沈世芸的年轻女子。当时，吴尚国坐在一个用藤条编的筐子里双手划动着从汉江南岸向北岸游走。因为吴尚国过江的地方没有渡口，当地的一些人就坐藤条筐子过江。这藤条筐子是用猪血和枸纸糊过，再抹上桐油，晒干，才下水的。吴尚国划到汉江中间，突然觉得身下的筐子像是被一个人用双手抓住朝下游推——而不是朝对岸走。推力强硬，身不由己。他被推出了好几里远。吴尚国心里动了一下，还没有慌神。他抬头一看，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漩涡在涌动，从上游漂下来的牛、羊、箱柜、木头、衣物和一个面部朝下、一丝不挂、长发飘动、白得发腻的女人被漩涡漩走，不见了踪影。扑入吴尚国脑海中的汉江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从南岸伸出来的山石把汉江猛地一拦，江水被碰回来，碰得鼻青脸肿，又拐过去，不情愿似的漩着朝东而去了。吴尚国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审视了几眼江水，身子不觉颤动着。这里距离他下水的地方很远很远了。他感到屁股是湿的，低头一看，江水渗进了筐子，筐子旋转着向下沉，沉，沉，好像要沉到阎王殿里去。他的心随之向上漂，漂，漂，仿佛要从口腔里冲出来了。他害怕了，一阵恐惧感像雨水一样淋遍了全身，他慌乱不安，放声大喊：救命！救命！

沈世芸和父亲沈来荃看见吴尚国在藤条筐子里颠簸时，毫不迟疑地摇着小船向他跟前使劲地划。漩涡街上的人都知道，一旦在汉江里翻了船，人被漩涡掳走，就没命了：人从漩涡里出来，不仅被江水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连面目也被毁了。住在两岸上的人把那漩涡叫“死人口”；一口吞下去，必死无疑。即使是漩涡街上的好水手，也恐惧漩涡三分。这些年来，漩涡街上唯独从漩涡中逃出一条命的就是沈世芸。沈世芸八岁那年去汉江里游玩，她自以为水性好，就去戏弄漩涡。面目狰狞的漩涡并没有因为她是小麦姬（女孩儿）就同情她怜悯她，漩涡嘴一张，就吞下了她。沈来荃在下游的沙滩上找到小麦姬时，她竟然面目完好，尚有气息。过了半个时辰，沈世芸苏醒了。沈来荃抱起女儿放声大哭，他浑身抖动着，将女儿放在沙滩上，跪在江边，面对江水，磕了三个头。是女儿不该命绝？还是奇迹出现了？沈来荃又惊又喜。回到漩涡街，沈来荃备了干果、荞面、五谷杂粮，带上香裌，到了江边，把贡品抛入江中，跪在江岸，化了香裌，以谢水神。八年过去了，已经十六岁的沈世芸经过历险以后对漩涡不再恐惧，她自以为有掌控漩涡的能力。

沈世芸一看，筐子里的那个人不由自主地被漩涡向里吸。吸他的漩涡偏头偏脑，态度强硬，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吴尚国已经乱了方寸，无力驾驭身底下的筐子了。沈世芸给沈来荃说，爹爹，你掌好船。她一跃身扎进了江水中，轻盈自如地向吴尚国游去了。就在吴尚国即将被漩涡漩进去的那一刻，沈世芸抓住了他的头发——幸亏他有一条又粗又壮的辫子。沈世芸拖着吴尚国游到船跟前，父女俩把吴尚国弄上船，给他放了喝进肚子里的水。沈世芸看了看依旧昏迷着的吴尚国，细声说，咳哟，装啥子哟？快醒来看看，你到啥子地方了？沈来荃说，他八成是被吓晕了，等上了岸，就醒过来了。

沈世芸把吴尚国背上岸，放在江岸上那棵高大伟岸的樟树下。不多一会儿，吴尚国果然苏醒了。他一醒过来就给沈来荃和沈世芸磕头致谢。沈来荃四十岁左右，身材瘦削，双目有神，上身是件坎甲，短

裤及膝盖。沈来荃问吴尚国是啥子地方人？吴尚国说他是湖南长沙县冷木冲人。吴尚国说，敢问大伯和这位恩姐是啥子地方人？沈来荃说，我们的祖上是浙江人，先迁在四川泸州江安县，天顺四年（1460）再迁陕西，天顺五年，定居在兴安州汉阴厅，从迁出来到现在快三百年了。沈来荃问道：你来汉阴多少时日了？吴尚国说，我随长沙数百人到这里来，还不到七天。沈来荃说，是州县硬绑来的？还是你们出走的？吴尚国说，县衙贴出告示，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必须北迁。沈来荃说，迁过来也好，红土黄土，都是埋人的土。沈来荃看了吴尚国几眼：小伙子二十岁上下，身材颇长，面色苍白，两道剑眉显得尤其黑。吴尚国注意到了沈来荃的眼神，他说，没有出过门，第一次出门就走了三个省。沈来荃说，小伙子还行。命大。吴尚国偷看了沈世芸一眼，吴尚国似乎才注意到沈世芸是一个眉清目秀、面容姣好的大姑娘。她那湿漉漉的葱绿色上衣紧身贴在身上，裸露的胳膊如白藕一般。沈世芸用沉静的目光正在打量着吴尚国。吴尚国不自然地笑了笑。吴尚国说，谢恩姐救命。沈世芸说，谁要你谢？嘴上抹蜜了？吴尚国一听，这女子话很冲，不再言语。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初三日清早，吴尚国走出了冷木冲。新年的气息如同稻花甜丝丝的香味依旧在村子里萦绕，回头看一眼被薄纱一般的雾气罩住的村庄，吴尚国不由得潸然泪下了：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能见到生他养他的父母，能见到恋恋不舍的故乡？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无论饥饿和屈辱他都难以吞咽。他就是冻饿而死也不能死在冷木冲。他揉了揉眼窝，坚定不移地迈开了步子。

一路上，吴尚国没有花钱住过一晚上客栈。寺庙、稻草垛子、屋檐下、墙角旁或树林中，就是他睡觉的地方。他尽量地省吃俭用，还没有走出湖南，身上的钱就花完了。接下来的日子，只能靠要饭了。

吴尚国只身一人，连一口锅一只木碗也没有带。开初的时候，他和湖南老乡同行，那些带锅碗的老乡有时候还给他半碗稀饭喝，到后



来，那些拖家带口的人也断了顿，没钱买米了，就是半碗稀汤，他也不愿意蹭了。他亲眼看见，有一家兄弟三个面对绝境，便把随身所带的铁锅摔成三块，每人拿一块铁锅，把黑得发亮的铁片举过头顶，神情严肃地同声共语：如能活着，以后见锅片相认。三个小伙子悲壮的举动悲壮的神情悲壮的话语使吴尚国很感动。

走进四川境内，和吴尚国结伴而行的是湖南湘乡的四个人——年轻的两口子带着八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他们也是一路走，一路要饭吃。先是儿子高烧不止，后来，女儿也是上吐下泻。接下来，年轻的两口子也病了。有一天，他们走进深山的悬崖边，吴尚国老远看见，丈夫抱着儿子，妻子抱着女儿，从悬崖上一跃而下。他们跃下去的姿势决然而潇洒，一点儿不拖泥带水，仿佛鼓足了一生的力气。两口子自始至终紧紧地抱着儿女，似乎把赴黄泉视为分果果——宁肯自己不吃，也少不了儿女的。一瞬间，吴尚国木然了，他木桩似的戳在原地不动。两口子头朝下栽下去的那一刻，天地间突然暗下来了，太阳无光，蓝天发黑，只有那两口子的身影和裸露的脚踝强烈地刺激着吴尚国。当他意识到四条鲜活的生命正在从他眼前消逝之后，他拼命地奔跑，奔跑，奔跑。他两腿酥软，几十步距离好像跑了二十一年。他听见耳边的风在吼叫山林在呼啸天和地在哀鸣，他看见人的生命消逝时像灯灭一样容易。他跑到悬崖边，朝深不见底的深沟看了看，只觉得一股凉气袅袅而升，穿心透肺，寒彻骨髓。他似乎看见四个人的生命化作一缕青烟贴着岩石攀着树木在消散。四周悄无声息，大山静得像死去了。他站起来，长长地呼吸了两口，紧了紧裤腰带，正当他准备从悬崖上扑下去的一刹那间，一只鸟儿飞来了，鸟儿蹲在他的头上，在他的头顶上啄，啄，啄。鸟儿说，你这个小子跳下去也死不了。你死在这里还不如死在冷木冲。你跳下去，你的父母亲怎么办？他猛然间清醒了：我不能死，我才二十一岁，我一定要走到秦地去。他抬头一看，那只鸟儿雪白雪白的，好像暗夜里的火把一样，朝西北方向飞走了。他把手伸进随身带的小布袋中，取了一粒小石头，放进嘴里

了。这小石子是母亲用盐和菜油炒过的。一路上，当他饿得实在走不动的时候，就取一个小石头用舌头舔一舔。母亲的身影随之出现在他眼前：母亲身胚高大，嗓音宏亮，双眼怒睁：伢仔，你不是说能自立吗？你就这么经不住摔打？走——不，我就是爬，也要爬到秦地。

吴尚国身后的道路曲折漫长，坎坷不平，险象环生。他踏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一直向北走。

吴尚国第一次遇难是在蜀地。幸运的是，他得救了。就像在汉江中得救一样，看起来，好像很偶然。

那几天，暑热难耐，热浪滚滚，暑气像绳子一样捆绑着他，从树木的枝叶间直射下来的太阳光比打来的弹弓子儿还厉害，走几步，就大汗淋漓，心慌意乱。吴尚国走了大半天，又饥又渴。走到一棵大树下，他连一步也迈不动了，于是，靠住树身坐下来，两条腿长长地伸出去了。刚坐稳当，他张眼一看，一条蛇吐着芯子朝他这边溜过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收回右腿，蛇头落下去了，他的小腿被蛇咬了一口。临行前，父母亲叮咛他，一旦被毒蛇咬伤，先要放血。可是，他身上没有一件利器。他俯下身，在伤口上啐着唾了几口，一点儿也不济事。不一会儿，疼痛钻心。他大声呐喊：有人没有？来人啊！他的喊声在大山中回荡着，显得空洞无力。他的额头上汗珠滚滚，心跳加快。他绝望了。这青山，这绿树，这蓝天，似乎即刻就要在他眼前消失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头发眉毛全白了的老头子出现在了眼前。老汉一看，就知道他招了毒蛇的祸。老汉从脊背的小背篓中取出来了一节绳子，用绳子扎住了他的大腿根。老汉对他说，娃子哟，忍着点，一刀下去就好多了。老汉从背篓里取出来一把砍刀，太阳的光点扑在砍刀上，砍刀坚定而明亮，老汉毫不犹豫地，在毒蛇咬过的地方拉了一刀——老汉的手有点颤，但果断有力，随着刀落手回，血水汨汨流淌。吴尚国痛叫一声，双手搂住了树身，用额头在树身上乱蹭。老汉从背篓里取出一根绳子将吴尚国捆在树上，将一把草药塞进他的嘴里叫他

用牙咬住。老汉用双手在拉开的血口周围挤压，血腥之气弥漫在树林间。吴尚国汗水滚滚，浑身上下如同浸泡在水中一样。老汉给吴尚国放了血，用砍刀刮了几块树皮，用树皮给吴尚国包住了伤口。老汉说，起来，跟我走。吴尚国跟着老汉来到一幢八面漏风的草棚中，老汉取出来治蛇毒的草药给他敷在了伤口上。他在老汉的草棚里躺了七天。老汉独身一人。他问老汉高寿。老汉说，过了百岁以后，就记不清多少岁了，活成一个老妖精了。吴尚国说，你的儿孙呢？看你这岁数，该是五世同堂了。老汉说，没有儿子，哪来的孙子？吴尚国明白，他触到了老汉的痛处，就没再问下去。

晚上，老汉煮了些洋芋，给了吴尚国几个洋芋疙瘩。他看着这个不知道活了几个朝代的瘦骨嶙峋的老汉，心里想，老汉一个人，在这深山中是怎么活下去的？老汉为什么不从这深山中走出去？缺了一牙的月亮顶在树梢尖。月色狰狞。黏稠的月光从草棚上漏进来，地上银白如霜，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鸟叫，鸟的叫声仿佛满地黄叶，悠远而凄凉。老汉似乎猜着了吴尚国的心事，他用手朝草棚外面指了指，说道，下面那平坦处原来有几十户人家，二百多口人。崇祯帝手里，献忠张贼进了山，见人齐杀，娃子大人一个不留。他们把女人糟蹋以后，用绳子捆住，给小脚上浇上菜油，放火点着，叫“点天灯”。我们那村子是大白天被张贼拿下的，二百多口杀得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是小娃子，躲进一个空心的树洞里逃出了一条命。老汉说，我在树洞里看见，房子点着了，火焰蹿得老高，半边天被烧红了。我爬出树洞一看，街道上的死人这个没头，那个没脚，树杈上挂着几条腿，院门前乱扔着几颗人头，肠子在地上流淌，人像割倒的茅草，满地都是，厚厚的血都结成块了。老汉说得很平静。他伸出去的手久久不肯收回来。月光仿佛在草棚里燃烧，发出了牛吃草似的声响。老汉问吴尚国：也不知道如今是啥子年月？吴尚国说，今年是乾隆二十一年。老汉说，改朝换代了？吴尚国说，新朝都四代了。老汉说，知道和不知道是一样的，哪个朝代对老百姓来说都是一样的。老汉说，李自成没有做皇上？吴

尚国说，没有。现在是大清。老汉说，在这山里就觉不到大明和大清有啥不一样。啥朝代，老百姓都要受苦。

第二天，吴尚国在老汉所指的旧村庄去看了看，那里已是树木参天，杂草丛生，百年以前的村庄连影子也没留下，生活气息和血腥之味荡然无存。残暴的行径和人的血肉被时间掩埋了。吴尚国觉得，这山中阴气很重，不能久留。七天以后，他告谢了老汉，又北上了。

从湖南到陕西，有南、北、中三条道。吴尚国走的是南路，他从四川的重庆进入了陕西的紫阳，从紫阳到了汉阴。

吴尚国在汉江南岸转悠了几天，他一看，南岸山高沟深，田地无几。他给江边一户人家干了两天活儿。这家的主人是前些年从湖南迁到汉阴来的，他热情地称吴尚国为小老倌。他叫吴尚国去汉江北岸看看，吴尚国借了人家一个藤条筐，重新糊了猪血，刷上了桐油，下了江，谁料想，差一点把命丢在漩涡中。

吴尚国跟随沈来荃父女俩上了江岸，走进了漩涡街。许多年前的漩涡街只是一个有几户人家的村落，十几座草房如秋风过后的树叶一般散落在江岸，树木遮掩的草房，一片阴暗一片枯萎一片凋敝。而裸露在太阳地里的草房呈现的是昏昏沉沉、刺人眼目的褐灰色。明暗对比强烈的色调使小村落有了扭曲般的和谐。后来，有了码头。汉江里的船多了，生意人也多了，漩涡有了街；街上不只是多了庄稼人，多了长袍马褂，多了鱼腥味，多了皮货、药材和生漆等山货的味道，多了一张张虚情假意的笑脸和从生意人手底下、身体上逸散出来的铜钱的气息。漩涡街更多的是交易中的热闹，热闹中的交易。再后来，李自成、张献忠的士兵一路从商洛撤过来，这些饥饿、疲惫的士兵们把漩涡街上的生意人作为袭击的对象，抢走了他们的钱财掳走了他们的女人不说，一把大火使漩涡街面目全非陷入了灾难之中。吴尚国所看到的漩涡也不过二百年的历史，镇街有三尺宽，街面是石条铺就的，独轮车在石条上滚出了一条不太深的车辙。那车辙像长长的趴在土地

上的蚯蚓一样，却并不光滑。临江的那一排，全是二层建筑的吊脚楼，几根比水桶还粗的竹子或者杉木支撑着吊脚楼的半边。靠北边的那一排也都是生意人的木面房子。由于街道太窄，从远处看，两排房子仿佛相视而笑的两张脸庞，鼻子尖几乎触到了鼻子尖。街上有油坊、药铺、铁匠铺、盐铺、杂货铺、肉架子、剃头铺、客栈、饭馆；到了正午时分，店铺里的光线才明朗起来，各种有待出售的货物亮出了本来的色泽。药材、皮货、香油、大肉和炒菜的各种气味以及人的呼吸搅混在一起在街上拥拥挤挤，推推搡搡。吊角楼上的窗户一律朝外开，有的用竹竿支起一个角让光线大幅度地钻进去，有的窗户半闭半开，羞羞答答，淡淡的太阳光只能偷偷摸摸地向屋子里溜。上中下三条街上，繁华中透出了混乱，暧昧中掩藏龌龊。站在临街的二层楼上，打开窗户，向街道上的行人张开一张笑脸或者搔首弄姿的小女子是漩涡街上的另一道风景，她们用自己的身体愉悦了汉江里的水手，街上的生意人或者纨绔子弟，再用得来的银子饰妆打扮，填饱肚子，给漩涡街增添亮度和色彩。她们淫荡的目光朝下斜视着，或者故意把瓜子皮吐下来，吐在行人的头上，招引行人的注视或唾骂。粗野而放肆的对骂之后，一串明晃晃的笑声便从吊脚楼上像玻璃珠子一样滚下来了。吴尚国从漩涡街上走过去，来到了下街。沈来荃和沈世芸父女俩就住在西头的一座瓦房里。吴尚国一看，这里有一个小院子，墙角的几朵叫不上名堂的花儿若无其事地开得正艳。沈世芸进了灶房开始做饭。出门半年来，吴尚国第一次在沈来荃和沈世芸父女俩这里吃了一顿饱肚子。他心想，我遇上贵人了。

晚上，沈来荃告诉吴尚国，他想留吴尚国和他一起在汉江里摆渡。沈来荃说，靠一条小船在汉江里来回摆渡，虽挣不了大钱，养活几个人还是可以的。吴尚国说，老伯有没有伢仔？沈来荃说，有一个伢仔，他在县城东边的润池，伢仔和媳妇在月河岸上租佃人家的几十亩地过日子。沈来荃叹息一声：我的祖上本来也是大户人家，我们原来住在月河岸上，到我父亲手里家道败落了，我无颜面对族中人，才翻过了

凤凰山，来到了江岸。吴尚国再次说，谢老伯和恩姐救命之恩。来日方长，以后我有机会再回报你们。我一家代代务农，实话实说，在江河上我是干不出什么来的，我的双手要在土里扒。沈来荃说，我也不强留你，你要走，就朝北走。这凤凰山是肉山，会养你的。我听说，万家扒那儿有人招木工，你先去那里干干，挣几个钱再说。吴尚国说，万家扒距离这里有多远？沈来荃说，不是很远，一天的路程。吴尚国说，也行，我去试试。

吴尚国在沈来荃家中睡了一夜。一路上睡惯了破庙、草垛、路旁、树下，躺在舒适的房间里，吴尚国反而睡不着了，汉江的波浪声像屋顶的木椽一样根根可数，夜晚静谧得如同扣在瓦盆底下。月光在窗户纸上舔动着发出了丝丝声响，房间的亮光像被子一样柔软。远处的鸡叫时，他才有了睡意。第二天早晨吴尚国就动身。吴尚国对沈来荃父女俩一谢再谢。这父女俩把吴尚国送出了院子。沈来荃还要再送，沈世芸拽了拽沈来荃的衣袖叫父亲不再向前走。吴尚国说，我日后一定会来看望你们的。沈世芸说，你快走，谁要你来看我们？再不要说好听的话了。吴尚国一看，沈世芸上身是月白色紧身，下身穿一件褚红色阑干马面裙子，她的眉毛扬起来，双眼死死地盯着他，好像用目光在驱赶他。吴尚国说，我不会忘记恩姐的。他拧过身，朝北走了。他总觉得脊背上背着一对毛茸茸的眼睛，他不敢回头看，好像害怕那双眼睛把他吞下去。已经走出了很远，吴尚国才回过了头，他恍惚看见，沈世芸依旧站在院畔，虽然看不见她的面目，只看见一个生动的圆点；那个圆点，像云层中挤出的月光，覆盖面不大，亮光却很滋润。

## 第二章

出了漩涡街，吴尚国一直朝北走。尽管天色已经大亮了，太阳还没有升上来，草叶上挂着沉甸甸的露汁，吴尚国从草丛中伸出来的小路上走过去。草叶上晶莹的露汁滚在了他的脚面上，他的脚面仿佛被牛舌头舔动着，凉飕飕的。吴尚国从小路两边的绿草上抬起了眼，他回了一下头，再也看不见沈世芸了。他的鞋被露水打湿了，很旧的鞋面好像在清水中洗了几遍。太阳出来了。山坡上像上了一层漆，油光发亮，茂密的草丛像毛绒绒的毯子覆盖在山坡上，高大的树木仿佛用绿叶和太阳争辉，太阳的光变成了绿色射向了大地射向了天穹射向了人世间。天空变大了变宽阔了，吴尚国心里也随之而豁然。这麦姬？他蹲下去，掐了一枝草叶，放进嘴里，用舌头舔动着草叶上的清甜和湿润。他吸进肺腑里的是粘在草叶上的寂静，是草叶无法抑制的、蓬勃勃勃的生长。

吴尚国越走，山势越低。这里的山不比汉江南岸的山，汉江南岸的山陡峭、险峻，好像山的角角落落里都藏匿着难以叵测的阴谋和不可估量的艰险。这里的山低矮、平缓，慈眉善眼的样子，好像山的旮旯里都有机遇和幸运。走了有十多里路，吴尚国蹲在一条水渠边，掬了几掬水喝下去，入口的水清爽而甜润。他不知道这渠水是从哪里来，流向哪里去，他只是觉得，这一渠水白白地流掉，太可惜了。如果是

在他的家乡冷水冲，这渠水必定会流进稻田里的。他走了一路，走进秦地，就没有见过稻田。他站起来，举目四望，两面的山坡好像哗地打开的两扇门，这里的地势开阔，扇面形的坡地好像刚睡醒的少妇一样疏松着发髻，敞着领口，十分慵懒的样子。山坡上看不见多少人家。吴尚国继续向前走，只见在一块坡地里，一个个子高大，脸庞红润的中年人挥动着把儿只有一尺多长的锄头在挖一种高秆红穗的庄稼。吴尚国上到坡地里和中年人搭上了话。他问中年人：你挖的这叫啥子庄稼？中年人说，高粱。吴尚国很好奇，他抓起高粱穗搓了几粒，放在嘴里嚼，口腔里的甜味儿中夹杂着一点涩滞。中年人斜瞅了吴尚国一眼：你没有见过高粱？吴尚国说，没有。我们那里的人不种高粱。中年人说，你是哪里人？吴尚国说，湖南长沙。中年人哈哈大笑：蛮子，南蛮子。难怪哩。吴尚国问中年人：这里叫啥子地方？中年人说，堰坪。中年人指了指高粱地旁边的谷子和大豆，问他：见过吗？吴尚国看了看，说没有。中年人说，南北就是不一样，你们那里的人吃啥子东西？吴尚国说，水稻。中年人说，没吃过。吴尚国说，这庄稼是你家的？中年人说，不是，我是给人家扛活儿的，我家掌柜的姓杨。这一大片地全是杨家的。中年人朝两面坡上指了指。他问吴尚国：你也想找活儿干？吴尚国说，不是的，我要去万家扒。中年人说，去万家扒走这里来干啥呀？上去，从这里上去，梁上边有一条大路。中年人朝右边一指。吴尚国问中年人还有多远。中年人说，五六十里吧。吴尚国道了谢，拐上了山梁。

由于路径不熟，吴尚国走了不少冤枉路，到了天黑，也没走到万家扒。站在山梁上，吴尚国一看，四周不见一户人家，闻不见烟火的味儿和生活的气息，只嗅见黑夜的气味浓重而压抑。夏天的夜晚虽然迟缓而散漫，如同脱了水稻的稻草，有一种黏稠的腻味。吴尚国不敢走夜路。陌生的凤凰山深不可测。野狼的叫声像小孩子的啼哭一样，凄凉而可怖。吴尚国向前走了几十步，只见一块突兀的山石从山崖上凸出来，搭了半个棚子似的。他蹲在那块冷漠的山石下，想凑合一个



晚上。从湖南到陕西，一路上，他在山林野地里露宿惯了，并不觉得有多苦。他抱住膀子，靠住山石坐下，想睡觉。毕竟是晚夏了，夜气如水。黑夜用它凉飕飕的舌头在他的面颊上舔动。吴尚国怎么也睡不着。又有什么野兽和狼的哭嚎一起乱叫。说不定，老虎或者豹子就在附近，它们能嗅见人的气息的。吴尚国一想，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又朝山下返，从山梁上拐到东边。月光困难地穿透雾岚，给树木、山岩、花草都披上了一层暧昧的薄纱，天地间十分幽远十分神秘十分诡异。淡淡的月光下，山的轮廓清晰了。吴尚国看见，不远处有一幢房子。他走到房子跟前一看，是一座不知供奉什么神仙的庙。吴尚国推开门走了进去，一缕肃穆冷峻的气息和香火的气味扑面而来，吴尚国打了一个冷颤。他掩上了庙门，抬眼看了看，只是感觉到神仙就在不远处，也没有看清神仙的面目。他顺势躺在了地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晌午饭以后，吴尚国来到了万家扒。

在万家扒伐木的有二十多个人。主人姓黄，三十六七岁，高个子，四方脸，眉毛粗而黑，厚嘴唇。上身是一件淡黄色的褂子，青色裤子有点发白了。这二十多个人把主人叫黄爷。黄爷一听，吴尚国是来万家扒当伐木工的，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吴尚国，问他：多大了？吴尚国说，二十一。黄爷说，这里的活儿你能干得动？吴尚国说，能。黄爷说，你娃嘴别硬。他用手朝草棚前伐倒不久的一根杨木指了指。杨木有木桶那么粗，三丈多长。黄爷说，你把它掂一掂，能掂动，就留下你，掂不动就走人。吴尚国看也没看那根杨木，他紧了紧裤腰带，走到杨木跟前，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俯下了身，去抱杨树。他前腿弓，后腿蹬，眼珠子瞪圆，脖颈上的青筋突起，双颊通红。他胳膊上的肌肉隆成了一块一块，腹部憋得发硬。他并没有从一头掂起木头，而是弯下腰去，拦腰一抱，像随手抓起一捆稻草似的，很轻巧地把它抱起来了。山林山头山坡像残兵败将似的在他面前倒下，黄爷和他的工友们蚂蚁似的在地上爬动。黄爷双眼瞪得如同牛卵子一样，他拄在手里